野談 五

青邱野談卷之五

廉義士楓岳逢神僧

廉時道吏胥也居在漢師壽進坊性素信寔廉介為許相積之傔從甚見寵信一日許謂時道曰明曉有使喚處必早來其夜時道與其徒飲博就醮甚濃不覺日已明矣急起奔走路過濟用監鵝峴見路旁空垈立一古木木下茂草間有青袱露出就見則封裹甚密擧之甚重佩之腰下走到社洞許家以晩來請罪許曰已用他吏先到者汝何罪為時道退於廳下開視封裹則有銀二百十三兩內袱重襲時道自言

喂馬也小人辭出日已夕矣醉甚不能成步行未幾
倒卧路旁不知為何處向夜微醒忽聞鍾聲遂強起
而故不知銀封所落羅犯如此自知當死所以咨且
不敢現時道始陳得銀來謁之由即故取銀以進封
誌及數果如所失者金公大嘆異之曰汝非今世人
然此本已失之物今以其半賞汝汝其勿辭時道笑
曰使小人有貪財之心當自取不言其誰知之既非
其有惟恐或浼何有扵賞金公悚然改容不復言賞
銀事咨嗟重複呼酒勞之奴羅得以快釋時道辭出
有一年少女從後疾呼曰願丞少留時道顧問其由

女曰識者亡金者吾之兄也吾依而爲生今賴丞得
生此恩當何以報吾入言于内夫人極歎之命賜酒
饌所以請由也即設席廊下旋入擎出大一盤羅以
珍羞美醞時道醉飽以啟及庚申許以羅賜死時道
突入持藥呪欲分飮之都事曳出逐之許旣死時道
狂奔号慟無復世念仍棄家放浪遨遊山水有族兄
在江陵地往訪則已爲僧不知去處仍遊楓岳至表
訓寺問居僧曰吾欲依皈必得高僧爲師誰可者咸
曰妙吉祥後孤菴守座即生佛也時道往見果有一
僧趺坐入定時道前伏俱陳誠心脈事之意且請剃

髮辞旨懇切僧無聞覩時道伏不起日已昏暮僧忽曰架上有米何不炊起視果有米炊食如命夜後前伏至朝僧又命之食如是者五六日僧終不言而時道意稍弛出菴逍遙見菴後有茅屋數間入其中只見一幼女年可二八甚有姿色時道不禁婉戀之情遽前抱持欲犯之女於懷袵間拔出小刀欲自裁時道驚㥘遂止問其所從來女曰吾本洞口外村女也男兄出嫁於此山師菴僧毋以菴僧神人此間女之命以女有四五年大尼若絶棄人間事來寓於此菴之傍則可以度厄且有佳緣毋信其言縛茅於此獨

與女留住為数年許母令暫還洞居而處為人所迫
在此究境是豈所謂大厄耶既無父母之命雖死何
可受汚雖然此事非偶神僧佳緣之言亦必為此男
女既一相接更何他歸當矢心相從但俟母之歸明
白成親不亦善乎時道果其言從之辭歸菴中僧文
無所言是夜時道一心憧憧只在此女無復聞道之
意專俟翌朝毋言之許及朝睡起僧忽起立大詬曰
何物怪漢撓我至此必殺乃已取六環杖將奮擊之
時道恨負而走何立菴外久之僧招至前温言諭之
曰觀汝狀貌非出家之人後菴之女終不為汝之歸

但從此直去少勿踟躕雖有小驚福祿自此始矣書給八字以姓得金鵲橋佳緣時道涕泣辭出至表訓寺坐席未暖忽有譏捕軍突入緊縛囊頭馱載驅疾不數日抵京具三木下獄蓋是時訴獄多株連逮捉親近僕從而時道緊入招辭故也及金吾鞫坐清城與按獄諸宰列坐羅卒捉時道入焉時鞫訊者多請城不省其為時道也一次平問後下獄適清城傳餐婢即之金奴妹也見時道鬼形着枷大驚歸告夫人夫人大矜惻抵簡於清城以警告清城始覺即命押入時道略詰無驗乃曰此本義士其心事吾所深悉

豈與於道謀耶即命鮮釋時道纔出門亡金奴將新
鮮衣服已俟之矣遂同歸其家接待極其意給行資
及馬匹使之行商爲業矣閭閻許之甥姪申厚載爲
尚州牧使往謁焉適七月七日所謂牽牛織女之相
逢烏鵲成橋之日也既入州境適日暮馬疾馳而去
從僻路入一村家時。落後隨入則道馬已繫在廐中
而見一女理織絲於中庭避入屋中時道欲解馬紲
則有媼自內出曰何必解紲馬則知所歸矣時道茫
然莫曉其意拜且請曰未曾拜見莫有主母之所諭
謂以馬知所歸者何也媼邀之坐曰吾將言之忽聞

牕裡有哽咽聲嫗曰何泣也豈喜極而然耶時道益
疑之亟請厥由嫗曰豈於某歲客遇一女於金剛山
小菴之後耶曰然嫗曰此吾女也今泣者是也亦知
菴僧之所自來耶此則君之江陵族兄也素以神僧徹
視無際知人將來毫釐无差嘗指吾女謂我曰此女
與吾族弟廉某有因緣而弟從今以後有數年大厄
若來依於我可以度厄而自致成婚然亦未同室與
同室在於谷南尚州地某年某月某日也吾故將女
就僧欲度厄而君果來過吾適出未及見厥后僧菴
菴移去不知所向吾之子亦來寓此地寺守吾故随

来在此及至此日因知君之必来也因呼女出来果是楓山所覩者也顔状益豊美時道不覺感愴而女悲喜交至揮涕而已勸進夕飯珍饌盛列皆預備者也是夕遂成親僧所言八字之符皆驗矣時道留數日往謁尚牧言其事顚末尚牧大異之厚贈遺之時時道之前妻死亡已久矣而家則托族人守之時道遂與其女及母歸京復居于旧宅時道之名播於縉紳而清城之所以顧護甚者至家頗冨饒皆稱以廉義士與其妻俱享福壽時道年八十餘死今其子孫尚在安國洞

吳按使永湖逢薛生

光海時有薛生者居青坡富辭藻尚氣節業科而數奇不利嘗與楸灘吳公允謙甚善癸丑廢母變作生慨然謂楸灘曰倫紀滅矣焉用仕子能與我同遊乎楸灘辭以父母在不可遠去閱月復過生已去不知所之逮反正後甲戌吳公按節關東巡到杆城泛舟永郎湖忽於烟濤杳靄之間有拏舟而來者及近視之乃薛生也公大驚延入舟中喜極若從雲霄墜問其所居地曰我居在襄陽治之東南可六七十里名曰回龍窟深僻人跡罕到但距此不遠不半日可往

還請公同往公從之薄晚抵山僧導從用僧肩輿入
谷崎嶇数里有蒼崖陣立如削奇形壯勢駭目而中
圻城門左右清流瀉出石門之旁乃回龍也石路自
崖圻處右折而上屈曲嶢岩攫葛攀木而進始有窟
焉懸身傴僂而入既入則別洞天也地甚寬平土田
膏沃人居亦多桑麻騎莵梨棗成林生之居當窟內
之中心極華邃引公上堂薦以山味珍蔬奇果香甘
甚異人蔘正果肥大如臂相攜出遊林巒泉石奇恠
壯麗不可名狀公悦然若入方壺自覺軒冕之爲穢
也公謂生曰山水清流固隱者之所宜有家計不饒

山中何以辨此生笑曰吾嘗遊處往來之地不特此也吾自遯世以來恣意遊觀未嘗一日閒西入俗離北窮妙香南披伽倻頭流之勝凡東方山川之以絶特聞者足殆遍焉遇適意處輒芟茂而築焉闢荒而耘焉居或一年或三年興盡輒移而之他以此吾之所居山之奇水之絶田廬之華膴十倍於此者亦多但世人莫有知者公見生之從僕皆俊美多習於管絃問之皆生之妾子美姬歌舞者十數皆妙麗公益奇之見生得意自顧塵累爲之歔欷出箋作詩贈之留至二日始啓行約生曰後必訪我於京師其後三年

生果來過公〻適柄銓書欲薦而爵之生恥之不辭而去公乘暇騎尋訪生於回龍窟則已為墟矣生則不知所去人無知者公大歎異惆悵而返去

廬墓側孝感泉虎

成廟朝時湖南興德縣化龍里有吳後者士族也事親至孝親沒葬於吳鷲山結廬墓側日啜白粥一甌哭泣之哀聽者隕涕奠常設玄酒而有泉在山谷中極清甘距家五里吳居必親自提壺汲之不以風雨寒暑少懈一夕有聲發自山中如電轉一山盡撼朝起視之則有泉湧出廬側清潔甘冽一如谷泉從

視谷泉已渴矣遂取用庭泉得免遠汲之勞邑人名之孝感泉廬在深山之中虎豹之所宅盜賊之所萃家人甚憂之旣過小祥一日忽見一大虎蹲坐于廬前吳君識之曰汝欲害我耶旣不可避任汝所為但我無罪虎便掉尾低頭俯伏而號若致敬者然吳君曰旣不相害又何不去虎即出門伏而外不去日以為常至於撫弄若家畜犬豕而每當朔望虎必致一大鹿或山猪於廬前以供祭需周年而不一闕猛獸盜賊仍以屛跡及吳君闋服還家而虎始去其他孝感異跡甚衆而泉虎事特其最著者也其時道臣上

聞於朝 成廟特命旌閭賜束帛吳君年六十五卒
贈司僕正邑人享之鄉賢祠
延父命誠動天神
李宗禧全義人也九歲值闔室遘病其父母婢僕一
時病卧獨宗禧未痛其父光國痛已久而未退熱氣
窒者二日全身壓冷而無省視者宗禧獨自遑遑蹴
起病婢急煮米飲訖將刀斫破四指血注椀中滿椀
暇亦用箸啓父之齒攪和建灌用半椀已有氣息微
微出鼻口見驚喜遂盡用一椀父乃甦其翌日向晡
氣又窒如前見呼泣禱天又亂斫衆指於几上血大

出一病婢見之驚呼扶擁兒亟揮之使去毋驚動家衆和血於粥又進一椀方進粥時忽聞空中有呼云宗禧汝誠感天上冥府已許汝父之生汝其放心勿悲痛家中内外病臥者莫不聞之皆曰長端生員孫也長端生員即宗禧之外祖尹謙其先已久矣其父得生即退熱日向蘇完而其母亦繼瘳宗禧事無不稱道里人遂狀報於本邑〻倅大奇之列其孝行於監營道伯李醒龍命給復閭于朝旋其閭

得金釵兩夫人相讓

金副率載海以學問知名嘗買得一宅價可五六十

両本主寡婦也金既移入以墻垣頹圮將築之命捭人開址忽得一缸中有金可二百兩以寡婦是曰主人令其妻作書告之其故而還之寡婦大感且畏之躬詣金室謂曰此雖出吾之田宅實久遠埋藏之物吾亦何可掩爲己物請與貴宅分半如何金内曰吾若有分半之心可以直取何可歸之本主吾亦知非夫人之物而吾則外有君子足以理家雖無此物足保家業夫人無他持門者難爲經紀家事幸勿辭爲固辭不受寡婦不敢復言雖持歸而感金公之德至深沒身不忘

採山參二藥商并命

有民金姓人居在永平以採蔘為業一日與其徒兩人入白雲山最深処登高俯臨則下有岩壑四面削立如斗其中人蔘叢聚甚美三人不勝驚喜而湏無逕路可緣遂結草作樊繫以葛索推金姓坐其中懸樊而下金恣意採取作十餘束置樊中兩人從上汲引採蔘盡兩人將蔘分取棄樊而去金不可復出四顧絶壁削立百丈除非插翅無以出又無可食只得採食餘蔘或有大如臂者不火食六七日氣甚充実夜則宿於岩底百計量度趂出無策一日望見岩上林

木披靡有聲如風雨俄見一大蟒頭如巨缸而目如炬蜿蟺下來直赴金之卧處金自以謂必死而大蟒橫過其前直向樊索所下之壁其長可十餘丈而置尾於金之前掉之不已金自思曰此蟒見人不噬而掉尾如此豈有意於救我耶遂解其腰帶緊縛其蟒尾跨伏而牢持其端一揮不覺其身之已在壁上而蟒則入林不知去処金知其為神物遂尋回路下山則兩人皆蹲坐大樹下金遙謂曰爾輩尚留在耶皆不荅至前視之死已久而其蔘則無一遺失金莫知其故急々下山告于兩家曰吾始與兩人採蔘同皈

嘔世皆死豈誤食毒物而然耶所採蔘雖均分而吾何忍取之盡分給兩家以充葬需無一所取亦杜口不言此事兩家章信此人皆不疑迎尸善葬厥後金姓人年過九十强壯如少年生子五人皆積厚富厚孫曾繁衍雄於閭里本李聃錫家僕皆贖爲良人金近百無病而死臨死時始言其事於泉子曰凡人死生富貴天神莫不鑑臨汝輩切勿生惡念以觸神怒如兩人者也

捐千金洪象胥義氣

譯官洪純彥當 萬曆丙戌丁亥年間隨節使行入

皇京時有新起一青樓而門楣上懸一牌書以非銀
千兩不許擅入中華蕩子輩皆以價重之故不敢生
意洪譯聞之意謂辯價若是重大所貯女子必是天
下一色如果傾城而傾國則千銀何足惜也試為入
門詳細訪問則此非遊冶之娼家女即某侍郎之女
子而某侍郎逋公錢累萬金方枷囚於錦獄擬以一
律蕩盡家產徵及姻族而所不足尚三千金償命之
外更無他道既無子姓只有一箇女子而姿色才華
超出等儕其女子不勝悲寃欲為賣身得金備納餘
錢救得父命之計不得已有此擧云云洪譯聞之於

憐其情景不敢求見女子直爲出門授得其行中諸
人所儲之銀廠數滿千輸送青樓後仍隨使行出來
矣其女子既不汚身空得千金充納公錢救活將死
之父命感頌恩德天高海深銘佩在心不能暫忘仍
罷青樓啟于本家後爲石尚書星繼娶別織錦緞每
匹輒繡報恩二字每於行人之便申勤付送課歲不
廢至壬辰倭寇之東搶也　宣廟播遷龍灣專价請
援於大國伊時洪驛又爲隨往石尚書時帶兵部尚
書習聞洪驛之高義於夫人且夫人聞洪驛之入來
懇乞尚書要其周旋石尚書上告皇帝下於朝廷特

達李提督如松率將軍三十餘員兵馬幾萬名以救之又餉粮穀賞銀以為接濟之地竟得掃平寇乱爾清宮禁 鑾輿返京此固是 神宗皇帝字恤小國再造藩屏之恩之德出尋常萬萬而石尚書夫人亦多有力云云

得二妾權上舍福緣

安東古有權進士早年上庠家計至貧又喪配耦既無子女又乏僮指身兼奴僕窮不能自存隣有常漢寡女姿色稍麗家貲頗饒青年喪夫矢不他適精潔持身村里惡少輩亦不敢生意權既隣居習知其狀

屢送媒婆以探動靜厥寡聽之蘋〻誠莫可奈何一日權散步庭中適厥寡過去而忽言曰進士主近日平安否一間居生未嘗往來今適從容今日夕飯來喫吾家爲好云〻權常所留意而未及諧爲今厥寡所言寔出望外真所謂童蒙求我寧不喜幸遂滿口許諾待日昃躬往其家厥寡欣然迎接延之上廳饋以夕飯與之共坐談笑厥寡忽曰進士主解髻編髮與吾換衣裳以爲一時嬉娛如何權莫曉其意而不能違拒依所言爲之厥寡遂携手入房臥之裯中又曰進士主先爲就寢吾則裡急放便後當入來云而

仍為出去久不回來權滿心疑惟轉輾不寐忽於三
更量窓外有喧嘩之聲衆丈夫一齊攔入蒙之以衾
緊〻結縛負而出街行數十里許入一大門擇一間
淨室卸擔而解其縛權固料其悪少輩欲㤼掠孱寡
之計而要觀下回不做一聲任其所爲而默察動靜
則乃本邑吏房家也少頃吏房入來勸以米粥以爲
壓驚權緊蒙衾被不露顔面所勸米粥亦牢拒不飲
吏房曰今夜則必驚㤼未定心緒散亂姑使之安意
就睡有一女息年及笄而未嫁者使之同宿一房以
為慰安驚懷喩以事理之地權自是久鰥之餘當此

深夜靜寂之時得逢未婚處女同處一房寧有無事
虛度之理乎其處女携衾入房聯枕同宿而間以好
言慰撫之衆衾接面撫其身体權引手携入共處一
衾撫乳合口極其殊常其處女雖極疑怪既認以寡
女之㥘來豈有他慮務欲得其歡心相與戯謔不意
中緊抱而脚狼藉搆會其處女雖甚惝怳驚㥘以若
柔弱之質怎當强壯之氣不敢發聲俯首從命一塲
雲雨已畢不待天明即爲出去羞媿欲死而亦不能
說道於其父母權待日出擁衾起坐推開前牕招來
吏房大聲叱曰責汝欲以汝女納爲箕箒之婦則從

容稟告聽其肯否而已何敢暗地深夜捆縛兩班與
汝女使之同寢者此何道理此何人事吾若以此告
官則汝罪將至於何境乎吏房始認以寡女之縛來
詎料班民之誤縛耶聞其分付已不勝惶悚而搓首
見之則即平日所親權進士宅事出不意罔知所措
寡女之捆縛兩班之誤捉兩罪俱發萬死猶輕伏地
戰兢告以死期將迫躬犯罔赦之罪生之殺之恭俟
處分云哀乞不已權仍索取衣冠語之曰究汝罪狀
死不足贖而既與汝女有一夜之緣亦不無人情當
十分參酌特為安恕然汝之庄穫産業必折半以給

汝女〻〻亦須備轎馬當日治送于本宅爲可〻吏房充中得生萬分喜幸稽首稱謝唯令是聽權待其朝食後緩步敀家其隣寡女亦爲來會言曰吾自喪夫以後誓不更嫁立心既固萬言難回矣日前風傳本府吏房將於某夜行盜刼之事云聞甚驚悚而身既寡弱若至此境則一死之外更無他道然而人命至重豈可浪死且念與其逢辱於強暴無常毀節於隣班又熟知進士主之留意於吾故冞誘致吾家換着衣裳假粧女人之貌身即逃禍幸免當夜之厄而進士主則雖経一時之横厄因緣此會又得一处女

亦豈非幸歟然吾以守寡女之無端與隣班携手而入換衣而着平生貞節毀敗無餘今則將與進士主同居以生云云少爲吏房治送其女權進士以竆繹身世一朝得二小星大喜過望并率二妾而隣寡既不貧且吏房之分財甚饒足以比擬成富家翁安享平生子孫亦盛云云

安貧窮十年讀書

士人李某家在南山下安貧好讀書謂其妻曰吾欲十年讀周易君能繼我疏糲否妻諾之李生遂閉户入室封鎖甚固穴窓並容一盂俾饋朝夕之餉讀易

不撤晝夜無斷。至問七年從隙窺之有一光頭僧
傾臥牕外驚怪出戶視之則乃其妻也生曰此何狀
也妻曰吾不食已五日矣七年中饋一髮不留今則
勢到窮末奈何生歎息出門直至國富洪同知家謂
洪曰君與吾雖是素昧吾有用處君肯貸我三萬金
否洪熟視良久許之曰百餘馱之物區處於何處乎
生曰今日內馱送于吾家也遂歛家儀而車輸馬載
未暮畢至生謂妻曰今既有錢矣吾欲更為讀易以
滿十年之限君能取殖此錢以繼朝晡否妻曰此何
難也於是生還入室中依旧咿唔妻貿賤賣貴專治

産業三年之間剩錢爲屢萬矣生讀畢始掩卷而出駄其錢往洪家尽給之洪曰吾錢不過三萬此外不可受也生曰吾以君錢殖利至此此亦君之錢也吾何可取之洪固辭曰此乃貨也非債也何論餘利只受三萬兩本錢生不得已還持其剩錢而來與其妻撤入家闕東深峽中大拓基址新構甲第廣買閭舍募民入處居然成一大村落矣開草萊闢荒蕪無非膏腴之地歲收穀幾千石衣食豊足一生安過壬辰之亂生民魚肉而生之一村獨不經兵燹此是山桃源云

善戱謔一時寓居

重院直長李鍾淳當直都事韓用鏞來會于尚方直所時直長崔弘坌入直以提調分付將笞妓二十臀李力挽之崔曰昔申晴泉維翰監延日縣時往謁巡營妓適犯科按使方笞之晴泉回請勿治按使曰其罪不可恕也晴泉曰彼有至寃使道何忍笞之古語曰奇貨可居下官欲居其中旁有一妓笑曰進賜如欲居此祠堂將何處營造乎晴泉曰嗟哉爾言一時寓居安用祠堂爲也云云君之意亦如晴泉否李顧謂韓曰君須挽之韓曰君何不挽而使我挽之乎李

曰吾則原居人君是寓居人韓居在原州在京康官故云一座絶倒

文有来出家辟穀

文有来尚州人也有至行嘗居父憂廬墓三年跡不到家服闋始飲則其妻黄氏失行産一女文生黜之黄仍逃匿黄之族疑生殺之諸官告訴不得其寃拘囚七年趙尚書正萬為牧使時知其寃識捕得黄女杖殺之生遂放釋仍出家捿止山寺行辟穀法不食十餘日一食輒進五六升行步如飛日行四百里冬夏一單衣不知寒暑常著木履流周四方然玉皃紅

類儀度端雅見者皆悅之庚戌冬至海州神光寺時大雪生服單衣袴而略無寒色僧皆異之及設食辭而不食夕將寢僧引就煖處又辭而處冷地獨坐徹曉不寐時雨雪不止留三日而不食不眠僧輩皆知爲異人齋進言曰此寺雖貧豈無一時供賓之資而生負留三日不食寺僧有何得罪願聞之生笑曰我亦多食諸僧必欲食我各以一掬米合炊以來數十僧各出米若干可一斗作飯以進生洗手就飯作塊拳而吞之旋啜煮醬須臾而盡諸僧莫不驚怪生食畢將去首僧發一健步者躡其後生至石潭書院拜

謁而題名尋院錄始知為文有來生行步迅飆倏速
僧不可追敵遂云生居常戴蔽陽子衣葛布着木履
而其行如飛性甚靜厭喧閙非僻處空菴則不處爲
秋冬之交上一絶頂廢寺而雪積路塞便無粮息諸
僧皆云處士必凍死及至回春雪融即往訪之則生
以草布衫厚積落葉蕭然危坐顔色數腴無凍餒色
獨坐孤菴念誦之聲鏗如金石或有聞者即撤有經
師欲與論難答曰只能讀不知其旨終不與酬酌莫
能測其淺深自白華移處摩訶未幾而逝葛葵于拜
岾已多年而無送葬之人云金百鍊曰聞楓山僧言

文生一日獨処入房命衆僧勿近夜半忽聞屋壁震坼若霹靂聲而室内通明如白晝光徹大房僧徒尽驚就見則文生目已瞑蓋解化也其所謂大休歇処果如其言而乙卯西関之行其亦去而即還也金仙臺即韓無畏遇郭致虛之處也文生豈亦見傳道録手其所讀唐板可知為東華篇也余見彭祖經稱青精先生得道者日過五百里能終歳不食亦能一日九食明初張三丰日行千里辟穀数月亦能日啖数斗陰冬卧雪中此皆服氣所致與内錬金丹門路懸別文生所修豈此道耶以此解化例有屋裂聲

蔡士子發憤力學

昔先有一蔡姓士人業文頗勤終無所成晚有一子不復教書所望者成長繼嗣也子未及長而父先然家頗饒不學而能守世業一日里正來示都牒請問辭旨蔡取看久之還擲辭以不知里正出曰名為士子而乃不知一字耶如許士子何異犬羊蔡不勝慚恨不敢出一聲時年四十隣有訓蒙學長蔡生即挾史略初卷詣而請學〻長曰君年豈初學之時耶蔡生曰年雖晚識字則幸矣子但教我學長教以天皇氏一行兼字與義生讀訖輒忘之又教又忘學長曰

此不可教辭之秦生起拜固請乃復教終日吃〻堇
得曉去至三日始來學長曰何遅也生曰患未能熟
曰讀幾遍生曰但以菉豆三升為計矣既皆誦訖又
教地皇氏人皇氏讀頗順理翌日即來而菉斗之数
減至半升其後日漸就長蓋至誠所發文竅自開故
也讀至半卷文理大達既讀盡七卷又讀通鑑全袟
誦之精熟既愽通四書三經讀凡七年而以四書疑
中進士又五年以明經登第時年五十二也未久調
縣宰生訪里正已先而有子在矣召而謂之曰我非
汝父之辱何以至此恩宗大矣遂乘赴其任留之廨

月供饋甚厚及其敀也給以数駄

退田野鄭知敦享福

陽坡鄭公太和先君知敦寧公退老水原杂阜村陽坡以其長子身為上相佩國家安危数十年陽坡長子參議公載徃脊侍左右動靜致養公性儉素所覆木綿衾年久弊甚嘗語參議公曰吾身後小斂當用此衾所坐褥弊則移坐一邊令婢補綻教子弟甚嚴其仲子左議政致和曾為關西伯往辭為適當秋穫公語之曰汝兄有子脊行汝無子冝往看秋穫議政公不敢辭張蓋墩上終日坐撿不怠至今稱為美事

敦寧公福履俱全長子為領議政次子為京畿監司時第三子叅判萬和登第陽坡章其弟新恩及第啟覲水原上相出則道臣例當陪行書於朝紙曰領議政覲親事水原地出去京圻監司鄭某領議政陪行事出去兄弟三人一時簪花我國風俗每於慶科雖官尊者有先進則輒呼而進退之是時敦寧公雖遇膝下之慶儼然不動他人不敢呼出上相有一家側室性慧者曰今日雖議政安可不進退乎人無呼者我當呼之高聲領議政呼新恩来陽坡遂俛首趨而進其榮耀盛滿如此其後近百歲世襲卿相子姓蕃

昌冠冕延綿此皆敦寧公家法謹厚勤儉世守之效也

識死期申丹村知音

申曼字曼倩落拓不羈善醫人一見知其死生嘗於歲首往拜其姑母李副學之恒夫人適有李家族人歲拜者夫人當門而坐客坐廳上申偃臥房中聞客與其姑母酬酢之音申從房內厲聲曰廳中之客未知為誰而四月將死矣其姑母問其元朝作不吉語輒呵之曰此兒狂乎因安客慰客亦知其姓名故但強笑曰此是申生負乎遂辭去副學之孫留守李公

震壽年纔十歲聞曰䛐者申叔之言可異何不命藥而
活之申笑曰此兒奇哉欲活人手取醫鑑來適家無
是書李公年幼未得借來遂因循更不提是年四月
其人果死其後問於申荅曰其人患疝症已形於聲
音計其日月似當於四月間疝氣逆上至頭則必死
故為言云李公嘗言其人適遇神醫而不問可生之
道其死宜矣

毀淫祠邪鬼乞命

鳥嶺之巔義祠在焉頗灵異前後觀察嶠嶺者經于
此必下輿膜拜釃錢賽神否者纏罹奇禍近古有一

方伯剛果堅確未嘗以禍福怵於心其之任也過祠
下將吏交謁吏進以故事白方伯作異妖誕一馳而
度行未到牛鳴地果有迅風急雨集于車下衆大惧
方伯令騶者挾其函違者殺之衆皆勉强從之俄而
藻井離蘢俱爲一炬於厌仍趣駕戒行宿于聞喜館
夢一老人來刺曰我烏嶺之神香火宦山廟食百世
君既不爲禮又爇其巢吾當陰誅君之長子果報此
寃方伯叱曰牛鬼蛇神占據淫祠我奉命巡按除妖
祛害以修其職爾敢唐突控訴簧鼓邪說冀欲驚惧
乎鬼怒而去左右攪寢曰大郞君因路憊纒病忽至

沉劇方伯徃省則已不可救矣哭而殯之轉赴本營
是夜鬼又入夢曰君如不悔前失妥我英靈則君之
次子又當不祿方伯毅然不動比退如前睡未覺而
家人又告二郎君暴逝方伯又痛悼庀喪居無何鬼
又来曰一摘再摘君之子葉漸稀矣第三郎又當次
第被殛而事既酷烈特来告先須速營我廟用免此
禍方伯無少撓廉辭氣漸厲鬼萬般脅勒眩幻其說
方伯大怒欲手刃之鬼退伏于庭曰僕此從永無依
歸矣僕不能禍福人而惟能揣知人禍福尊家蹇運
命當夭札鬼符且至故僕貪天之功自示威柄而至

若第三郎君位當調句十鑪鑄貨豈敢有犯也今此謊說恐動許出孤注而大人守正不回難欺其方亂茲以商永辭軒下矣方伯曰汝久據荒祠閱盡千劫我豈欲造次撤毀而深怒於汝者以其欲妖術制人也今汝自述妖狀剝有惻怛當重搆汝宅不使一物失所而若又侵毒行人不悛前惡當即毀破永不饒寬耳鬼感泣而去方伯更建廟守塑其夢顯之像自後沉無鬼患方伯之第三子年位俱隆一符鬼言云

吹官庭義狗報主

嶺南河東地有一守鄙寡婦女只與一幼女一童婢

同居矣一日夜隣居某甲踰墻入寢内欲强刼之寡
女抵死牢拒某甲一釼刺殺之并殺其女與婿而去
其家無他人〻無知者三屍在房至寬莫暴官門外
忽有一狗来往躑躅闇者逐之則乍去旋来終不避
走如是者屢官家知之恠其狀使之任其所之狗直
入官門至東軒前仰首哞嘷若有所訴官家命一校
随狗往見之狗即出官門行至一小屋房門深閉寂
無人跡狗牽校衣向房門去校疑之開戶視之則房
中有三箇屍流血滿席校大驚歸告其由官欲為檢
尸火速馳往依幕於比隣適某甲之家也某甲見官

家臨其家蒼黃趍避狗直走某甲之前咬嚙某甲官
家怪之問曰此是汝之讐人乎狗點頭官家遂捉下
某甲嚴加盤問不下一杖箇〻首實即報營杖殺之
厚埋其屍狗走至墓旁一塲悲吽而斃村人埋其狗
於墓前題其碑曰義狗塚昔善山義狗隨其主往于
田其主侵暮醉飲僵卧於田中適野火起將延燒於
卧處狗以川水濡尾漬其旁得滅火力盡而斃其主
覺而知之此地至今有義狗塚噫善山狗之救主死
而不恤自死誠得報主之義而河東狗則初旣訴寃
於官家末又逞憤於讐人賴以報其仇而償其命孰

謂禽獸之無知而乃若是乎比諸善山狗亦勝矣崩南雖是士夫之冀北而亦何多義狗也

關西伯馹騎馳妓

讓寧大君　英廟之兄也嘗呈告遨遊於關西　世宗臨別申戒女色大君稱謝而去上命關西道臣大君如有狎近之妓使之馳傳以上大君奉聖教嚴勅列邑屛去房妓方伯守令旣奉上命故募得美妓使之百般揶揄大君至定州有一妓素服号哭大君見而悅之使人潛作偕逐而招之自以爲鬼所不知夜與狎焉贈一律有曰明月不須窺繡枕夜風何事捲

羅緯盖道其隱密幽深之意也其翌日道伯遂以駟
騎馳送 上命日夜習歌其詩及大君歸上迎勞因
曰别時戒色之言頗記憶否大君曰小臣謹奉聖教
何敢忘之不敢有所近耳上曰吾兄能於繡幕叢中
深戒而還爲是嘉悅購得一佳姬以待耳仍設宴禁
内令妓歌其詩以侑之大君既夜而晚近初不識其
面目聞其詩下階伏地待罪上自下階握手而笑遂
以妓歸之生子不識其母鄉貫命之曰考定正令李
令夏其後也考定正以狂宗賀魚肉而不好則難烹
熟還退故俗称强易爲考定正交易李希說令夏嘗

與其夫人圍碁強請還退其夫人曰君是考定正何爲每〻還退乎李怒曰何以圍棋之故而罵人之祖乎是故李登第以老妻推枰爲戲題云

清州倅權術捕盜

李趾光以善治名決訟如神莅清州時有一衲入訴曰某以某處僧賣紙資生今日場市買一塊白紙來憩市旁暫爲釋負矣旋即回顧則紙塊已不知去處四面搜索終莫能得失此資業萬無還收之望伏乞推給活此殘命云〻李曰汝不能善守而見失於人海之中雖欲推給將問於何處乎須勿煩聒即爲退去

頃之因事命駕於十里之地薄昏還衙見路傍長丞以手指之曰此是何物官行之前乃敢偃蹇長立乎下隷曰此非人也即長丞也李曰雖是長丞亦是倨傲使之拿來拘留於外以待明朝而亦不無乘夜逃躱之慮三班官屬除官門待令外一并守直可也官隷輩雖齊聲應諾而皆面面竊笑無一人守直者李固揣知其如此及至深夜使伶俐通引暗地移置於他處翌日早起開衙號令羅卒使之拿入羅卒奔往其處則朱髯將軍已化為烏有先生矣始生疑惻遍索近處官家号令悤於星火羅卒輩不得已見失之

由入告待罪李乃佯作忿懟之色曰身為官屬不遵
官令不善守直竟為失之不可無罰自首吏以下各
納罰紙一束即刻待令如有不納者當以笞二十度
代之於是三番下人盡皆納紙須臾積置官庭即令
招昨日入訴之僧使之下別渠所失之紙於此中僧
紙本有所標隨其標隨手揀出數滿一塊李曰既索
汝紙須速出去。後小心謹守毋作如此歇后此其僧
百拜致謝而去李因斂其紙束所從來則即市邊居
一無賴漢所竊取者輸置渠家適當闕紙督納之時
紙價甚翔遂盡發賣矣乃捉入厥漢治其罪而徵其

価分給買來之官屬其餘絲束并令所納諸人各自
取去於是一邑吏民皆伏其神矣

乞婚需朴道令呈表官付表乞

洪州邑古有朴道令早喪怙恃家勢赤立多年入雇
年過三十尚未嫁娶而適有一婚處然赤手空拳分
錢難辦不得已做一四六之文呈于本官曰自父祖
本來艱難已過三十後長嫁定婚姻例事扶助敢冀
多少間處分洞燭下情特被上德伏念民人事多白
家門不青五臟出迷糊知十五行反切兩拳火出初
無一二分度道至今婚處之不宜非但妻宮之多忝

安納正金風憲此皆不顧於髮裾許座首權別監彼
亦無意於婿我頭上之加冠已久人或疑其表妻脚
間之同甲夙成就不寬其無子寡婦家獨女婿平生
之至願蹉跎大匠宅兒婢夫避方之蹤跡跎跹所以
上下奇不及每被令明年虛過稠人廣座中酒不飲
而面熱衛宿空房裡堗雖暖而心寒曾未過襁褓中
孩兒宋神宗之天緣何在尚不知衣裾下珎味深處
士之人生可憐心懷惡時豈無拳夫人之戲兒童逢
處難堪老都令之稱虎狼之晨勢正窮鼷鼠之昏處忽
出卜子夏殿木賜木卜之姓字雖同陽山郡華陰州

陰陽之買本則異才二八之阿只氏固知未及經人
近四十之老新郎如曰丁寧無室四柱不退切自喜
人無間言三堂相符是所謂天定配匹茅令兩間外
無物實是九面內所知昭州從兄果無狒辨之形勢
加年族丈每挑中婚之已切彼既骨餘之兩班難蒙
肉德此亦推之狒脚未需酒盃借足以着之道花
姑舍礼不可廢也納幣將何幾年一念之經營今日
百事之憂患先進輩酒饌債將來無堪當之方新婚
時塩醬憂已往非經歷之事分錢尚未入手冠帶貰
不給亦難尺布初無掛身衣袴次未備尤悶瞽子之

惣婚取成籍〻砥平官之𡚁譽巫女之私奸作戲咄
〻横城倅之風情前有呂父後有杜毋官家之子覗
亦多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廊庙之申飭非一排朔条
下記外又有四五斗之剩餘除斎布工秩中豈無六
七升之堪用晉哀公之絶文久矣此亦細〻参商盃
瞥君之出處尤難状乞多〻益辨前聖豈欺余哉百
姓悦好色之毕共後生将為徃也七事癢庐口之必
增俾當五月前上龜敢不百拜後莫雁陽剛不足繼
娊為人少天陰德難忘庶幾極刀報地云〻本官見
之非但情理之可矜深嘉其儷文之精工特為題給

錢貲米包以助其需得以娶妻居生云爾
李廷濟之子昌元以四十窮儒名不掛榜又無攀援
未嘗一擬於初仕矣時適兵判出於一洞之內而其
都政有四山監役二窠昌元萬分一乃生倖望遂賦
長儷一篇以呈之兵判以同閈之故雖未嘗一識其
面而夙聞其貧窮之狀而曾所矜念矣見其表詞近
滑稽對耦精工遂於都政排衆首擬得以筮仕云其
表曰文短蟹尾望切顯達窠缺犬項冀加填差惟大
監哀之憐之即小生命也福也伏念小生殘山斷壠
之餘脉藍臭蠹種之孱孫六品先徵常摺北京懸來

之㚖一室賢助恒誇南門高掛之閭徒緣春殘鉄之
數奇遷冉秋網太之年滿人物勃若自許百執事可
堪命途嗟那尚此初付戕不得尹雲中之冠帶試看
朴守儻之窺見堪羞陵忝奉之運數先推吳判守之
質言無驗人皆食祿發責毋幼學衰殘兒將娶妻上
尊号生負愁痛大小科盡讓於同接我獨作豐年乞人
門戶許惟望於後承人或期名寺古佛木天深邃尹
慶之翰林此生已休玉堂清凉華瑞之別提即景堪
羨特因朝家之不數每恨仕路之尚遲翁歇白叔不
知連臂無路兄長醉弟多病出力甚誰家有尚書未

獲一命之沾祿代無顯物還義伯氏之過房閔王示識曾驗一二年之頗吉問友觀相每說三十運之稍通幸茲西銓相公即我同閑尊長猶子視父上宅爺季氏台如兄若弟忝奉公正郎位門下出入常仰視骨肉之恩兵曹座定席遂改名字之頗常乞德於腦裡豐山守之人仕何時輒虛發於年來蔡湖州之除戢專特公座簿朔數已滿繼聞假監役之當遷老少論情誼不通具奈大冢宰之異色惟今番四山二窠即小生千載一時進此好機寧禁老處女之噓嘆稱曰進賜庶免生書房之終身空家之嘆罵如奴正坐

科〻落榜身勢之徃处無地宗緣人〻得官伯禽才
離馬曹養親之葛豆垂釐仲羽已鮮魚緩廪婢之黍
稷誰輸茲將切迫情由敢以銓次告課所謂平生微
分茅撥爲之至若一家尊行不足数也所望至此不
可爲希覬功名其情甚憐抑或謂冐沒廉恥烏紗帽
黑角帶金和叔之前着方闊紅團領青氅衣阿只氏
之豫備已久尚於都政之日特蒙差除之恩政廳使
令喚婢之料数貫錢何惜山直軍士問安之奏一旒
酒無難公道方恢避方之武士亦皆收錄朋友素審
故人之稱子豈忍忘遺茲敢重言復言毋擬副望末

望如果求戝得戝敢不知恩報恩戝務所閑巡山豈
待漢城府中餙恩澤同極禁松當於延禧宮絶巖

呈旧僚鄭司果戲墨

鄭司果顯奭以前啣忝奉癸丑年用都監々造官勞
陞六品付虗司果至丙辰尚未得復戝而其時同僚
三四人亦一体沉滞鄭司果以呈旧僚俳諧文為題
而倣四六一篇語近俳優雖以呈旧僚為言而寔則
自鳴其一己不平心事也其辭云々付戝如待闕仙
雖無妄想及第戊出公道猶有倖望何必念絶榮途
且莫經尋鄉路惟兄早升上舍新進南行策表詩賦

義疑之每文案才節製到記庭謁之逐年虛度僅得
黃楊木牌号尚遲紅唐紙題名忝奉初不求爲擧些
寢獲生病昏昧都無見者殆若夢齋叙郎迺者上尋
号都監忝以副司勇進賜玉策金宝次知監造官一
房紗帽木靴勤仕司譯院三朔屬兹别單書入遞荷
陞六傳教主簿佐郎廟令陵令爲先東方朔㴱栗縣
監郡守府使牧使次第車僉知摘奈此虛司累陥
身無望斗祿米充腹向來連三稟遞處繼賴領閣丈
善心今爲無一箇擧論都緣雜歧人疾足郎厉勿拘
常格每見後出角尤高計仕不許前啣任他外鑿井

獨沒倫敍出以別復亞三銓私肉輒為正蔭望之落
瀕凡幾年措手不得嗟蟹網之慢失何牛莽而無期
官方何時更張持者騎生松樹官路到處全璧已矣
頭為蔥根衆求難防人莫不有杖刺眼百計沒策傳
何能自手削頭自來如蟻會塔之功未免逐鶴望籬
之歎儕友倫弄類是鼻兩孔善栽婢僕怨咨不覺眼
瞋柱突工殘蔭無異枳塞安用渠鐵一坪上策莫如
檀公素之唐錢單分縱若走牛之亘尾得無牧辭之
嗟騎秋月春風等閑金剛亦是食後綠水青山景致
去漢陽城如在夢中登樓若至去梯兩等狗上下不

及覩賽待出繈糆後市餅大小何知牛出頭天可以
待矣魚樂游水捨此何之惟願丁年春三特恭甲科
第一門前報喜顛倒眞腹下任街上呼新跳躍軺脚
先進六曹判書兩館提學朝暮可期四鄰留守八道
監司草芥如拾平轎蕉扇可開試政府大門滿梳略
奬至為灵壽閣肅拜茲將舊僚好誼厲效老倡德譚
二眼勿煩一笑何妨
時洪中軍墻埶伏鄉廬見其文以荅俳諧為名而又
做一篇其辭曰對以武來武文來文豈敢出反乎爾
仕可遲則遲速則速只宜笑罵從他言亦復佳詞當

鮮換念赤立身世白首蔭官以若謾戱閑司類非架
底匙易得及具雄州巨牧自分天上椎難縣窮惟忝
奉仕支離尤難六品窠甁復单衾屢弊於指計初頒
則濟用奉事尚瑞直長萬貫每思於腰纏次苐是江
西縣令淸道郡守馬糞核井愧屠漢之柳枝鶴髮如
星嗟農夫之麥草屬兹監造之竣役幸蒙陞叙之酬
勞副司果空帖徒存侵同納粟堂上五斗米殘廩弃
失還是無。大夫祿得失安知福乎不必鯉躍而鱣躍
先後何足計也終見馬之亦牛之肆當公道政司之
時何期寒酸進身之日何論身數之否泰嗟百年南

柯夢覺來自笑宦途之蹇乜伊萬念西陽風飛去名
利塲看作桃杏曾未見鄉帽之人査頗宴分排梨柿
竟誰是廣寒之客何國勝自知之念特示惟汝諧之
文發願寔出於慈悲始覺南彌陀功果德譚或近於
嘲誉絶勝東方朔俳優自是一能亦數存何必山頭
家頗雖至十生而九死有難天方地方此誠同病相
憐之情便是欲哭被打之格石佛之点頭是望且觀
未來金人之緘口惟思勿論已往少也晋步之自許
期雁塔之題名今爲復戝之猶難等鹿皮之曰字君
無曰前言戯耳哉則當若固有之茲盖先病者醫藥

表才士聞而知十何異左手拳鈴事皆證參有同右史載筆遂推仁心所發特憐墻壁無依敢不一生未忘百拜致謝當春始秉公之試窃祝及第壯元念朝廷得人之休尤貴古家大族

援良劑病有年運

銅峴有一藥舖一日有老學究弊衣草屨皃似鄉愿突如而入坐於室隅口無一言移晷不去主人詰問曰何処客主以何事來臨學究曰某與客約會于此故今方若企淹留貴肆心切不安主人曰何不安之有至食時主人請飰則不應之走出門外以幷錢買

餅于市舖而復來凝坐如前如是数日所待之友終
不見至主人雖窮恠之而亦不敢辭却也忽有一庶
人曰妻方臨産猝然僵卧不省人事願得良劑以救
此急主人曰爾輩無識也謂販藥者能通醫述有此
來問然我非醫也而知對症投劑乎若往問醫人出
方文以來則當製給矣庶人曰本不識醫師門巷望
以一劑活人學究勸說曰若服藿香正氣散三貼則
即愈矣主人笑曰此是消痞解鬱之方若投産病則
便同氷炭君徒習於口而發也學究因執前言庶人曰
事已急矣雖此劑萬望製給因問價投錢主人不得

已秤量些之向夕又有一庶人来謁曰某些某甲隣居某甲妻方産垂絶幸得良藥于此鋪將以回甦此必有良醫故欲謁見某之子方三歲患痘瘡方危劇望以珎劑救治學究曰亦服藿香正氣散三貼主人曰庶人輩未常服藥故其強壯者感以此藥收斂而至於襁褓之兒決不當服此況其症形不啻千里之差乎庶人固請主人又與之既而庶人来告果得立效自是聞風者踵門而至學究莫不以藿香正氣散應之無不良已捷於桴皷殆近數月學究未嘗去所侯客亦不至一日有一宰相之子乘健驢入門主人

下堂迎之洒掃惟勤奉家奔走先後而學究猶坐木
櫃上不動一毫宰相子曰親癠沉綿已經數月百藥
無效元氣漸下昨邀嶺南一儒醫命補劑而醫言陳
根腐草難以得力須親造藥肆故擇新採之劑依法
妙劑可望收效云故有此親訪主人須極擇良品接
方製藥宰相子低鮮問曰彼坐櫃子上者誰也主人
曰此間有異事遂述前狀宰相子乃整襟請其前備
告其親症候仍請良方學究無所改容但曰藿香正
氣散最佳宰相子暗笑而起貼藥而回仍使傔筆煎
藥復向其親語及學究事而一笑矣宰相曰此藥未

亦不是當劑試服之如何其子及門人僉輩交進告
曰積敗之餘何可服消散之劑决不敢奉命宰相默
然既以獻藥以進宰相曰所食不下姑置卧内追夜
仍暗覆之使左右潛製藿香正氣散三貼混以爲一
以大鐺合而煎之分三服之詰朝起坐則神清氣逸
病根已釋其子候起居則曰宿病已祛躰矣其子曰
某醫真知病也宰相曰非也藥肆之學究未知何方
人而真神醫也仍言覆藥而煎服正氣散之事又曰
數朔貞疾一朝氷釋恩莫大焉汝須親往迎之可也
其子承命而彼極致感謝之意仍請偕往鄰家學究拂

衰而起曰吾誤入城闉致此汚衊之言吾豈作幄中
之賓耶遂飄然而去宰相子慍然而退歸告其由宰
相益嘆其耿介拔俗之士矣既而上候違豫轉輾
況萬良醫進其所向擧朝莫不焦遑其宰相時任藥
院提調適感學究事因入診口達上曰此劑未必有
益亦無所害仍命煎入進御而翌日乃瘳上益嗟異
令之物色而訪之終不可得識者曰此異人也蓋醫
書有年運之循環一時之間百病雖異而其根則年
運之所使也苟知其年運而投入襯合之劑則雖不
相當之症無不有效近世業醫者全昧此理故但隨

症而試藥治其末而捨其本所以孟浪殺人也此學
究必預知工夫之當有僭度而非此劑則無以能救
故假此以自達耳

失佳人数歎薄倖

李業福倡輩也自童釋時善讀謗書稱官其辯或如
歆或如怨或如笑或如哀或豪逸而作傑士狀或娩
媚而傲美娥態盖隨書之境而各逞其能也當時豪
富之流皆指而聞之有一吏胥夫婦酷貪此技哺養
業福過如親壹許以適家胥吏有未筭一女端麗特
秀燁予如花温其如玉業福心癡神蕩不能定情每

以秋波挑之女輒正色不應一日香吏過鄰日闔家
上塚獨宿閨裡扃鐍甚嚴業福踰墻潛入卧内女方
酣眠業福乃卧其側摟抱其腰女大驚蹶起曰汝是
何人曰某也女怒而鍮灯檠打之曰汝罔念我爺孃
之情摯欲為狗彘之行乎業福挺身受杖曰娘子之
罰其甘如飴女愈怒猛撃以至面門剝傷業福但以
柔鮮婉色曲解之女性本荏弱且生慈悲之心拔身
于床曰任汝為之業福乃恣意淫美極其醜状女歛
容而起曰既愜汝願快去勿留業福黽勉而出翌朝
家人盡還業福候起居于女之母女侍其傍玉顏憔

怏香愁鎖眉如一枝艷花朝帶寒雨容態可憐業福退而愈不忘乃寫一緘芳信秉間潛送于女盖約會東園也女果如期而至恍惚獨語神不守舍業福曰娘子擧止奈何異常女曰適聞西王母遣使傳語曰汝被人誘脅辱受汚穢大質已虧怨債寔多其令歸隸仙府永謝塵緣云故將欲隨使者而去耳業福笑曰使者安在女指其旁曰使者在此因向空笑語娓々不倦旋脫自己玉指環作授人狀又若脫人履鞋試穿自己之延情態千億而聞不見一人業福曰娘子與誰款洽女笑曰瑶池使者也業福大惧而出女

自是竟日獨語皆不出使者訛也一日晨起忽不知所之父母亦莫省業福爲禍階蹤跡之而終莫能得業福嘗言渠数薄倖如是云〻

托終身女俠捐生

李參判匡德謫冠陽承命廉訪北関秘跡潛影備嘗艱難盡探守宰之臧否風俗之頹柔將到咸興露蹤決事乃與数人暮入城内只見居民奔走呼詠曰繡衣今日將到李公訝惑不定回適行一道未有識破我者今此喧聒或緣於從者之有泄耶乃還出郭外竄詰諸伴未有端緒過了数日復入城内方始出道

判決公務且問邑吏曰甬書曩日何由知我來吏曰
滿城喧傳未知先出於何人之口李公命採報言根
史退而竊探則案七歲小妓可憐先唱也入悉其狀
李公令可憐近前曰甬綠離襁褓何能辨得使星對
曰賤人家在街頭向日推窓而窺則有二乞丐并坐
路側而這裡一丐衣履雖垢弊雙手甚是白軟故自
疑曰凍餒執役之類固當胼胝黧黑詎能如此也訝
惑之際那丐解衣捫虱旋即欲着則其旁一丐攝而
衣之執禮甚恭正若僕隸之於貴者故始乃牢信其
為繡衣備告家人則頃刻喧傳以至一城紛拏云云

李公大異其穎悟極其愛憐及還贈以一詩妓亦服
公之文華兜守有托身之意年既及笄猶自守紅推
待公言誓不許人而公則寔未能知也迨夫公坐事
竄咸関寓住一吏舍妓親往趍侍昕夕不捨公亦深
感其誠然自分身羅罪戾不可昵近女色與之周旋
者四五年未嘗及亂妓益服公之偉度欽歎孚感公
嘗令他適而抵死不聽妓慷慨磊落喜誦諸葛孔明
出師二表每清夜月朗爲公一唱音吐清亮如白鶴
唳空爲之泣下霑臆随吟一絶曰咸関女俠滿頭絲爲
我高歌兩出師唱到草廬三顧地逐臣清淚萬行垂

一日公蒙賜環之恩將還始得纏繾而公曉之曰吾行有日雖欲將汝偕爲宥命屬耳載妓後車吾所不爲歸田後必當力致汝于家毋恨稍遲妓喜動眉睫慨然領諾而公啟未幾因病捐館妓聞凶音設祭長慟引決而逝家人葬于道側後朴文秀出按北臬過其下題其碑曰咸關女俠可憐之碑

擇夫婿慧婢識人

古有一叅政志養萱闈而公攝私務鎭日叢集未暇左右恒侍家畜一婢年纔及笄容姿豐艶性度聰慧善承萱闈之志飢飽寒煖隨宜管領坐卧動息相機

扶揖萱闌以是而自適祭政以是而悦親家人以是
而代勞爱護徧篤賞共無算婢於長廊之内則設一
房書画什物俱極齊楚以備少隙燕息之所長安豪
富子弟從事青樓者競欲以千金一娶希為媒罷於
祭政婢四處牢拒一心自矢曰若非天下有心人寧
甘老空房一日婢領了夫人之命修趍居于親黨及
其復路忽逢驟雨忙還其家則有一丐蓬頭垢面避
雨于門首婢一看而知非常携入于自己房櫳嘱曰
爾姑留此因轉出而鎖其扃踽踽入内閨那丐一刻
萬想莫料端倪而姑任其狀欲聽下回少為出而入

室詳看那丐喜容可掬先買來紫溫水設沐使丐全
身洗滌且饋暮飯美羞珎饌蹴破枵腸之神盡出朱
盤眩若滄海之市日已曛黑街鍾亂動遂交頸於錦
襆繡裯之中宛轉春夢顛鸞倒鳳黎明使丐椎髻成
冠又衣以鮮服穩稱且體果然儀容焉奕氣宇軒豁
非復昔日之毬藏也又囑曰君可入覗於夫人及參
政丙如有動問必對以如此如此丐滿口領諾卽謁
參政參政曰此婢者擇甚婿令也忽地結襯必見可
意人也乃使丐近前曰汝所業甚麼曰小的將些錢
貸彼人殖貨八路變幻貴賤相時附利參政大喜深

信自是丐美衣豊食不事一事婢曰人生斯世各有所幹而飽食無爲將如謀生何哉丐曰若欲料理資生須得十斗銀子乃可婢曰我當爲君周旋因入内堂稟間悉于夫人〻〻轉言於參政〻〻慨然〻諾丐將此百金都買路肆作着不襞之衣積於天衢盡担平日同共乞丐之若男若女總以其衣〻之且隊江郊乞兒亦如之且尋遠鄉近州流離飄蕩之類以無漏大庇爲心馬以駄之雇以擔之循八路而盡之只餘一匹馬及數襲衣因作襆擔籍於馬背而行將當中秋霽月一如上謀烟樵野平郊通路四無行旅揮

鞭促程趂其所止而欲止路過大橋〻下有洴澼之
聲雜人語響深宵曠野疑其木客因下馬據橋探視
橋下則有一翁一媪解衣露躰澣其所着之衣驚人
俯視媿其赤身揮手趍避無所措躬乃招出橋上蘆
其所儲之衣以衣之是翁是媪鳴謝〻〻懇請邀入
止宿于其家則數椽蝸舍僅庇風雨乃繫馬于外入
室而坐翁媪奔走幹辦以饋麁飯苦菜一飽而欲宿
請借枕具則翁媪乃於椽桷之間搜出一匏瓠曰可
以枕此乃依言而卧乃於黑窣〻地用手捫匏則既
非金石又異土木謹細捫摩而認他不得忽有呼唱

之群喧聒籬外甚有威猛如貴者之踵門俄有一年
應令而入欲奪此貂丐曰是我所挑不可輒與人明
矣數年紬以攫取丐一向拒之居無何貴人躬入而
詰之曰汝詎知適用此器而如是自寶耶丐曰既入
我彀義不輕許而宲昧適用之術貴者曰此殖貨之良
宝若以散金碎銀納其中而摇之則須刻滿器設不
待三年之期抛之于銅崔津無使他人覗知慎勿洸
虞丐大喜而呌乃尋常凡夢也時天色向曙翁嫗已
起丐曰願以鄙鼠易此貂翁媼〻而却曰此物不直
一錢敢售駿馬也丐脫其衣而掛壁繫其馬於門楣

及求主翁鶉衣掛于身上又以一蒿席包其饒擔而
出乞食於行路依然復為乞兒樣子間關于里屢日
入城直望恭政家而造焉忽地心口相語曰當日出
門萬〻銀貨今夜敗家弊〻衣裳恐有碍於見聞姑
待烽後鍾前瞰其閭寂而入無妨也乃藏身於廻肆
少俟夜闌躄入其家則廊門半掩房戶牢鎖乃因屛
氣息迹於昏黑深隩處而婢自內而出推扉而入曰
今日街鍾亦云鳴矣吾一双銀海不識人品致此噬
臍奈將何為乃微嗽一聲使知其來婢驚曰誰也曰
吾也曰何從何來曰開門燃灯乃挈其負而入室相

對燭下則羸垢之容襤褸之服比諸宿昔倍為愁慘
婢吞聲出門備晚食而一飽共歇是夜晨鐘纔動婢
蹴丐而起重裹輕金欲為竊負而逃以免亡銀之罪
丐瞋目厲聲曰我寧首案獲戾豈可相攜逃去重添
禍網也婢怒曰君繼不能庇一妻詎因由我困人日
逢箠罵而猶作丈夫語耶丐曰卿若一執迷見我當
先告于參政少効自新婢更無奈何纏恨含憤卻入
內屋丐乃出甕子且得元銀於婢子之篋裡納于其
中暗祝天地用力搖晃開口視之則白雪也似紋銀
光滿一甕因注於屋漏中最四然搖之又搖注上添

涯俄頃之間與屋子齊高始以廣袱遮掩高枕而睡
婢良久而出忽見有物填塞房闥不勝怪訝褰帷而
視則見見白銀堆積如京不知其幾千斗也始驚
如啞口呿目瞪俄纔定情曰此物從何而至又何其
夥也丐笑曰宵小兒女爲知丈夫之做事也因與妻
笑相戲坐而待晨換着新衣伏謁於叅政始叅政營
一家之儲以付于丐丐一出而久無形影心甚訝惑
忽於昨夕一僕撞見丐之狼貝而歸臨告叅政叅政
愕甫缺懷夜來穩睡及見丐滿着燦燦衣服趍謁於
前叅政已在疑信之中亟問汝興敗已完否丐曰多

荷貴宅俯助獲利甚優請納二十斗銀子倅完子母
之息叅政曰我豈受利息也只償本銀切勿更圖焉
曰小的可死利息不可不納因戴負輸置于庭除正
如臙脂厚雪可爲三四十斗叅政素是嗜利欣々領
受婢又以十斗獻于萱闈用申微誠又以數十斗分納于
諸夫人其餘僕隷藏獲擧皆數錢擧家歎羨嘖々不
已叅政乃竊睛昔之夜一僕之備述焉襤褸之狀者
的是搆陷巫告萱闈曰此僕深猜此婢搆捏殊甚歸
衣紈袴者勸謂鶴懸橐盈黃金者勸謂敗還究其心
肚寔非佳人乃屬貴邪僕々一辭稱屈而不得伸巫

令作之丐自是日富月贍贖婢從良百年湛樂子姓繁延至有登朝籍而罹呪則果於三年之後發而報之于銅津云

李後種力行孝義

李後種清州水軍信義著於鄉里有一士夫知其隸於賤役欲抵書水使而免之後種聞之一日來謁曰聞公悬水使免我軍役然吾士夫曰然後種曰不可吾為此来謁而欲止之願公勿為也國家軍役如我年富力強之人若圖免則何以充軍額況我小民不可以無役仍力挽不免年至六十應役不怠其父之

第有為居士者老而無妻子後種輩置其家善養無
憐其人久病便液不禁後種每持其廁褕浣濯澣還
村人之過者見曰何不令婢女浣之親自濯之後種
曰吾妻以別人義合旣無骨肉之情若或心移隨為
之則非誠心奉養之意故親自為之耳其父嘗屬人
十斗麥秋來計其直是年麥貴而稻賤故為二十五
斗貸者貧不能盡償先以租二十斗來償後種自外
來聞之驚曰麥惡稻美今受十斗租已過矣乃以十
斗麥受二十五斗稻是何言也因悉其文只以受十
斗貸者曰若除五斗穀則足矣後種力言不已其文

從之只受十斗後種少以造笠為業其父輒賣於市
一日忽然撤業不造其父問之許於隣居士夫曰吾
子造笠無端斷手請治之士夫招問答曰小人造笠
小人之父輒賣於市賣買而欲受準価人之常情爭
價之際或為強暴者所詬辱則此以手貽辱吾父也
無他業可以養親者則亦何敢廢今力農而養之故
撤之耳嘗遇暵堇壅溝洫而備水移秧是夜村人決
水灌其苗其父怒呼辱之後種力諫曰欲灌其苗人之
常情其苗在吾田之上雖欲決得乎呪今既決之後
不可遂上詬人何為

德原令擅名棋局

德原令善奕棋以國手名一日有一人牽馬於庭令問為誰對曰某以鄉軍上番平生喜棋奕聞老爺稱國手願對一局令欣然許之其人對坐輒曰對局不可不決賭老爺輸則願繼番粮小的見屈則平生有馬癖繫在良馬願納之令欣然許之既卒一局輸一家又卒一局又輸一家其人遂納其馬令笑曰吾戲耳豈受汝馬其人曰老爺以小的為食言人耶仍留而辭去令不得已留養過二朔後其人復來言下番將歸乞更對一局仍請賭還其馬令許之連輸數局

頓不可及今驚曰汝非吾敵手也給其馬曰初局何
爲見屈其人笑曰某性愛馬入畜在京馬必瘦又無
可托處故敢以小技欺公耳今恨其見賣有僧叩門
曰貧道亦粗解此技願與對局令欣然許之對坐談
棋翩翩如零散忽落一子令不能解潛心求索良久
僧斂手請謝曰行色甚忙不可久住令沉潛默思如
醉如癡久未能落僧拜而謝去久乃悅然擊節曰何
処僧乃甫能見三十八手手擊棋局瞠眼視之僧已
去矣問旁人曰何在答曰向者其僧屢告辭老爺不
答故去已久矣去時以筆書於門楣而去尋見之書

曰這般棋乃謂棋耶云令之子見墫於清凉綾原大
君以使价赴燕飲餞西郊令在座大君令便贇弘對局
曰贇弘每以令之不與敵對爲慨恨今日便若見屈
則出財贖還德原之子令若見屈則降其一格與爲
敵對可也贇弘亦欣然許之盖德原令以屢朝國手
年已耆艾贇弘年少善奕自以爲裕與相敵而令終
不肯許減降格每對輒輸贇弘每恨不服且以譯右
饒財故大君之言如此而贇弘亦所自願者令遂盥
水洗眼露地危坐平日只降一格是日令換四子贇
弘亦從之對數局連捷三倍贇弘遂贖還其子自此

眼昏廢棋云

澤風堂遇僧談易理

李澤堂少時多病廢業專意調養家在砥平白鷗谷近龍門山嘗携周易棲龍門乃邁寺沉潛研究輒至夜分有一僧負木取食單鉢弊衲僧所不堪無夜澤堂篝燈讀書衆僧尽睡而獨此僧借灯餘光織屨不寐一日公思索甚苦至於侵曉僧口内獨語曰年少書生以不遠之精神强欲求索玄微徒費心力何不移之科工公微聞之翌日引僧至僻處以夜所聞者詰之且曰師必深知易者請學焉僧曰貧丐偏僧豈

有識知但見生負工夫刻深處有傳授故云云至於
文字素所蒙昧況書手公曰然則何以云玄微師終
不可以隱我年教之恩仰不已僧曰措大須於書所
疑處付籤俟我辭此公大喜將所疑晦逐一付標約
僧於樹林茂密之中或衆僧盡聽之際從容質問僧
剖析微妙出人意表公胷中爽然如決雲覩天既卒
業公以師禮待僧然在衆中漠然若不相識及公下
山僧送至山門期以明年正月訪公於京師及期僧
果至公延之內齋留三日僧為公推命論定平生且
曰丙子兵禍當大起必避地於永春可免其年又當

洪公遇於西關幸識之遂別去其後值丙子之亂奉慈堂避入永春安過及位至卿宰奉使西關遊妙香山僧徒舁藍輿其居前一人即此僧也顏色康壯一如在龍門時公甚喜及入寺別掃一室延僧握手歡甚命別具素饌饗之留三日極意款討上自國事下及家私細悉無遺公亦仍聞道既別更不復遇

李上舍因病悟道妙

進士李光浩有積年痼疾欲為醫治博考方書因悟妙道多異事嘗飲水置一盂於斤上卧轉數次擡高處倒身吐出謂之洗滌臟腑又嘗稱遠遊僅死數日

始甦一日謂家人曰吾今遠出月餘當還請一親友代守吾身必善待之言訖氣絶食頃復生起坐謂其子曰君必不知我也我乃君父之友也君父適有遠行邀我守身幸勿訝爲吾嶺南人也其言語必非李君也李君之妻子供奉甚謹然不敢入内也如此月餘一日忽仆地而已開眼起坐其言語舉止即李君也妻兒雖歡欣習以爲常亦不甚以爲異之也然多危言妄説 孝廟朝坐事受刑猶無血有白膏如乳李君之友婿權某在南堂山村即京江也是日晡時李君至權家主人不在只有兒輩取筆書于壁上障子

上曰平生杖忠孝今日有斯殃死後昇精魄神霄日
月長書畢候起出門行數步復不見其家大驚俄而
函書至云先是李君有千佛圖一幅不省其爲奇筆
有一僧望氣而至請見李君之書函至佛圖拜跪歎
掌曰天下絶宝也願公以此施舍當爲厚報李君即
與之且問其爲絶宝者僧取水噀於幅上灼以日光
則千佛蓮如螻蟻者眉目皆活動僧於井中探藥一
掬援之曰此神藥也朝用冷水磨服三丸服盡非
但久視亦福祿隆盛過三則知有大害慎之其藥如
麻子而黑李君素有宿症依服之數三服而積痼都

祛鬱黄韶閏躰力輕健李君大藥之服垂盡餘十數
丸忽忘僧戒并磨盡服其後僧又至大歎曰不用吾
戒其不免哉及死其友人自南中来者遇李君於稷
山路上布袍款段容色悽慘班荊而坐款討如平昔
友人問其所往則答以他辭至京聞之李君死日即
稷山握手之夕也

車五山陽原呼百韵

車天輅文辭浩汗而詩文雄奇雖精麁相雜而立就
萬言滔滔不窮無敢敵者　宣廟末天使朱之蕃來
朱是江南才子雅有風流所到之处詞翰輝耀膾炙

人口朝家極選儐使李月沙爲接伴李東岳爲延慰而其幕佐亦皆名家大手沿路唱酬至平壤朱使臨夕下篋都懷古五言律詩百韵於儐幕命趂曉未明製進月沙大懼會諸人議之皆曰時方短夜非一人所能若分韵製之合爲一篇庶可及乎月沙曰人各命意不同湊合豈成文理不如專委一人惟車復元可以當之遂委之天輅曰此非旨酒一盆大屛風一坐並得韓景洪執筆不可月沙命具之設大屛風於中天輅痛飮數十鍾入於屛內韓濩於屛外展十張聯幅大華牋濡筆臨之天輅於屛內以鐵書鎭連扣

書案皷動吟諷而已高聲大唱曰景洪書送句後語
絡繹皆出蘐随呼即書俄而叫呼震動跳蕩躑躍翻
髮赤身出後於屛風之上迅鷹鷙猿不足比之而口
中之唱水湧風發蘐之速筆猶未暇及夜未半而五
律百韵已就矣天將大呼一聲醉倒屛風頹然一赤
身骼髏也諸公取其詩聚首一覽莫不奇快鷄未鳴而
呼通使進呈朱公即起秉燭讀之讀未半而所把之
扇皷之盡碎諷咏之聲朗出於外平朝對儐使歎賞
嘖嘖

韓石峯秉興灑一障

韓濩嘗隨朝天使往燕京時有一閣老以烏緞作一障子掛之華堂之上集天下名筆能書者將辱賞之濩亦往焉障子煥爛動輝而解鼠鬚筆沉於琉璃椀泥金之中以筆名者數十人相顧莫之敢進濩筆興勃發不自抑進而執筆攪弄於泥金之中忽揭筆戲之灑落滿障觀者大驚主人大怒濩曰勿慮爲吾亦稱爲東方名筆也乃把筆起立奮迅揮灑真草相雜極其意態灑落金泥皆在點畫之中無一遺漏神妙奇逸不可名狀滿堂觀者莫不叫絶咨嗟主人乃大喜設宴待之厚有贈遺由是濩名大著於中華國人

題之曰安平之筆如九苞鳳雛常有雲霄之夢韓濩之筆如千年老狐能偷造化之跡　宣廟甚愛濩筆嘗命書入賞賜甚多珎羞屢下遂為東方筆家之第一

峽氓誤讀他人祝

有一故相之子路出窮峽日暮路遠投宿于一農舍内内方殺狗屠猪爛熳烹飪故相之子詰其由則是夜即座主之喪餘也終夜喧擾不敢交睫掩至鷄唱叫噪呼應百倍於前設祭陳羞哭聲聒耳及讀祝辭有曰癸酉五月二十日云故相之子臥聽暗笑曰今日

即甲戌五月十六日也何以往年五月作祝也正自
訝惑之際又聽孝子某云云巧是自家同名也又聽敢
昭告于顯考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春秋館弘文館藝文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謚某公府君云云故相之子驚起自語曰然則庄主
故首閣之子耶何流落至此也然職啣及謚號與我
先考相同亦一異事也又聽顯妣貞敬夫人某貫某
氏云又與自家先妣貫鄉姓氏毫無差爽始及大疑
待其撤祭亟呼庄主曰汝之先世曾做何官庄主惶
恐曰詎能做官也每以終身不免禁衛軍爲恨耳又

問甬名爲誰對曰某也果非自家同名也又問甬毋
姓氏某也對曰小的毋幼失父毋未識姓字又問甬
能解字否對曰只曉諺文又問甬之祝辭從誰代書
對曰小的生來不識祝法昨日貴星知小的家設祭
問有祝乎曰無貴星揶揄誹笑曰無祝而祭豈不祭
等云故餽以數椀濁酒請學祝式貴星寫一張白楮
書下諺文令小的習讀小的看過不甚難解故不勝
大喜納此一同諸家孫藏此紙來後家家輪回讀之
而先試於今曉耳故相之子大駭之諭以事理卽地
焚燒大責其僕僕曰此人每於上典宅忌日慣聽

祝文以至習誦而意謂世間祝式皆如此故果有此
事耳故相之子心甚未安而無如之何更思識者讀
祝之年月干支則即去年自家親忌日也或云庙主
之殺狗屠猪及其設祭讀祝誤請他人之神而以故
相子言之設甚親祭於殊鄉他家而至於黷神主客
一般狼狽尤覺一噱也

宰相戲揭梅花足

古有一宰相夫人性嚴有法度宰相甚憚之常恐或
取侮於夫人也其家有一婢名做梅花少而且美宰
相無欲挑之而婢在夫人左右未得其便惟或以秋

波髮勢則婢甚冷落蓋畏夫人剛正也一日宰相坐內堂夫人在廳事治産婢承領夫人之使令入房子裡轉上樓庫內一足垂在樓門之外宰相諦視其足則白如凝霜小如新月不勝情愛以手掬之婢大驚且呼夫人正色進前曰相公年老位高何不自重宰相乃權辭曰余誤認以卿卿之足有此故犯耳時人爲之語曰相思一夜梅花發（梅花婢名足俗名發）忽到窓前疑是君（認以夫人足故云云）

得僉使兒時有約

白沙李公嘗閑坐盲人咸順命來謁公曰何事冒雨

而至順命曰苟非緊故病人那得衝雨而來乎公曰
姑舍汝所請先從吾請可乎朴判事蓮兒時受學於
白沙方在座公指而問曰此兒之命如何順命曰唯
良久細推而言此郎可到兵曹判書白沙歎曰汝之
術數精矣此兒元來可到此官矣順命告朴曰甲午
年間郎君似當爲大司馬矣是時白沙庶子箕男共
朴同學箕男曰君若主本兵宜援我兵使朴笑而諾
之其後甲午果入中權箕男往見不復一言辭出時
朴公之側室小兒在前手携其兒縛擊捽曳於墻外
兵判驚問其故答曰我以鰲城妻子與兵判有小兒

時宿約而亦不相念況此循例兵判之妻子雖生何為殺之無惜朴曰我雖見時許汝邦家政格截蔽何敢以席孽為兵使箕男曰然則君宜上疏陳其見時之約不膺中樞之命可矣朴笑曰我識汝意白翎僉使近作寃意丞在此箕男慨然曰以兵使之約只得僉使誠可憾亦復奈何竟見除白翎僉使

養壯元夢

樂靜趙公壯元及第榜下同年例於唱榜前來謁壯頭有一同年鬚髮須白者來見坐定畢顧熟視而笑曰異哉〻〻青養壯元而登科安得不老公問曰何

謂也其人曰我湖南人老於塲屋自少入京赴舉不
知幾許每行到振威葛院地夢見一兒則必落科自
是以後每行輒夢其兒漸長每夢已慣其面目提提
戲笑若相欣然既覺已知其必落心甚惡之移其宿
處雖不宿葛院前卻葛院數十里而宿輒夢之文故
其路由安城抵京每過葛院相對處輒夢之終無奈
何還由大路行見及年長而既冠亦累見顏熟相親
今行亦夢故已料其必落矣忽然登第莫知其所以
今日來謁壯元究然若夢中顏面此誠異事科第蔣
矣豈非天耶

結芳緣二八娘子

英廟末蔡生者家勢貧窶僦居于崇禮門外萬里峴蝸舍頗圮簞瓢屢空而生之父愷悌謹拙恬靜自守不以飢寒而易其操惟嚴訓其子欲紹家緒見一不是處未嘗溺愛色容必裸入繩網之中高懸樑上以亂椎〻之曰吾家門户剝復亶係汝一身未有酷罰何望悛過生時年十八委禽於禹水峴睦學究家雖結襯之日亦令課讀親迎之後袵席之事皆有指日爲許一日招生曰冷節只餘四箇日墓祭固宜躬行而但汝成冠之後猶曠省墓於情於理俱是未安可於

明曉趲程三日而走百有奇里則當赴期到營下將
事之際須用一箇誠字拜跪出入無或少忽行路如
見女伴及裒轎必避回不見以務心齋生儻〻領命
翌日拂曙而行父又出門囑之曰長程必勿浪度然
誦一經逆旅必須節食用免二豎勉哉勗哉生滿口
應承往于南門轉過十字街葛衣麻鞋行色零星忽
有五六皂隸豪悍掌胖健壯一駿騣胄金勒繡韉騎
于路旁生看脈不敢當疾足便走皂隸團〻圍九曰
小的家令公奉邀郎君騎速上馬生訝惑囁嚅曰君
是誰家藏獲我也四顧無親誰有此速去也皂隸

更不打話齊力推擁勒使據鞍施策打箠迅如飛龍生目瞠口呿不能定精哀呼悲呼曰我庭闈俱老兄弟終鮮望君特垂慈悲救活縷喘免隷僕若不聽惟事驅騁俄頃而馳入一門轉過無限小門中有廣厦渠渠制度宏敞楣桷雕繢衆僕翼生而升堂堂上有老翁頭戴烏紗折風巾以明珠危纓承之兩鬢貼了一孜金圈身穿大花青錦氅衣腰橫條兒帶高坐於沉香椅上五六个鬟瞎粧麗服序列生怵拜膝席主翁扶起寒暄踵問生姓名閥閱年紀生一一便對主翁喜動眉睫曰吾不薄命生終是愚騃究解他不得

動問他不得惟滿面通紅拱手侍坐而已至翁曰吾
家世以象胥資業任添金緋家饒銀貨詎不自足而
但身外惟有一女受人儀皮未趂奩禮而夫婿遽夭
青春空閨情事極憐而禮守有防瞻聆有碍未便他
適奄至三稔女忽於前宵悲号哀鳴鮮鮮吞恨寸寸
斷腸雖行路之人亦當為之傷感矧余一點骨肉都
寄此女一日忍見輒惹一日之愁百年忍見便無百
年之樂缺陷世界迅如流駛雖綵肉以醒丹錦繡以
侈眼膏腴以悦口猶恨取樂無多余又何苦拂以清
淚為日用哀怨為家計也哉事到窮迫計出無奈乃

使僮僕晨候天衢毋論賢愚貴賤必以初逢一少年
丈夫極力邀致以占佳緣不意郎君甚微息宿繫赤
繩湊合甚巧萬望憐其寡劣使奉巾櫛生益覺瞠然
不敢有應主翁曰春宵苦短鷄人已唱願君追之未
明以成花燭因携生而起携入行閣轉到一座花園
廣周数百步四圍以粉墻紛之墻之内滿鑿池塘小
艇艤其溪旁容而三人乃同乘而濟菡萏挺立尺尋
莫辨溯入異香中者差久嶋嶼斗立以文石等起中
設階梯以達其上生下舟登堦〻盡而有十二闌干
閎庠炳爛簾箔瑩透主翁留生而入生停立偷視則

奇草異石名花彩禽如入海觀市恍惚不可名狀居
無何二青衣邀生而導之生踵至一座紅院只見瓊
紗窓裡銀燭煒煌香烟裊裊二八娘子月態花貌靚
粧粉脈翹立戶內隱暎顯晦只窺一班生咨且而進
娘子蓮步乍動宛轉出來肅生而入拜了一拜生從
頭答拜偶坐氍毹侍婢進饌珍味方丈宝器餙錯生
羞赧不敢下箸主人曰稚女富貴吾所固有但御侍
於君者若思情無間讒嫉不行則可得百年歡藻惟
君圖之生亡不能答主人轉身而出一媼鋪列而篇
錦裀於七宝床上請生入帷生黽勉而入媼又扶娘

子與生并坐仍下流藕鎮以文學生掌肘矛盾猶未
定精更以阮郎天台而自解之柳毅同庭而自况之
乃嘘怖交換情思纏綿日高三竿始乃覺寢則衣衫
絶帶無一存為不勝驚訝詰于娘娘曰欲依様製衣
敢為竊去言訖媪以一紋箱入曰新衣已完並郎君
進着生見綺紈燦燦穩称身子喜大穿下旋啜早饍
主人入候起居生嘿嚅曰大爺不鄙寒陋恩摯鄭重
非不欲久叨賜館用表微處而但墓祭在即前途倘
遠若一刻延挽則無以及期敢此告別仰乞心諒主
人曰先壠距此幾里曰百里有羨主人曰若間関困

步則可費三日若一馳驟驚則不過半日之程顧姑
留兩日無孤此望生曰春庭訓戒甚嚴余欲淹滯于
此未乃乘肥衣輕揚揚馳驟則易致事覺頗大爺三
思主人曰吾儕之已熟矣可有安帖慎勿深慮生宗
不忍捨及聆斯言也自爲章主人携生而到山亭水
榭松臺竹田恍恍眼暢懷箇箇幽勝主人曰余姓金微
官知樞世人相共夸張以吾産業謂甲于國內故微
名頗播遠近君或聞之否生曰街卒田父皆知貴名
況余能聞如雷灌耳乎主人曰緣吾無嗣欲窮極園
林勝事以陶寫餘景院落樓榭宗多僣分慎勿說與世

人以獲大庆生唯之越二日生晨興登程輪蹄堪備
儻御群擁日未昃已到楸下五里之地乃換着旧衣
褁足而入罾朝行祭而復路未到數十里武東馬已
候路旁生改穿錦衣馳回金家因欲還家金曰貴爺
料君有步而不能料君有騎百里長程一日而還則
漏鑄已出補綴不得莫若更過信宿而歸覲生從彥
香閨新情款洽如期而別涕泗被面娘子進問後會
生曰覲親嚴重遊必有方倘春秋墓祀更使余替行
則謹當一做今日之覲不甬經歲經年娘子便是一
般寡也言訖淚并鳳別鸞離生年妙心癡自來大顛

即火鉄小井而家貧未得及見金家所供繡刺華麗製裁精緻乃愛護珍奇不忍便捨娘曰此井蘊晦大井之中人難測見換着旧衣獨携此物有是違戾生如言納諸布井歸家後命父亟問先瑩安否且問修齋誠慢生對之甚悉即令讀書生口雖咿唔心未嘗不到金家也一日父教生宿于内閨生夜入婦室破窓漏簷寒風透骨蒲薦麻衾蚤蝎甚熾妻荊釵短裙垢容瘦尖起身而迎生若無適意不交一語惟念之只在於金家蘭閨暇日行樂前遊如夢後會難期因默誦元微之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

句自覺暗符身勢但呼長歎輾轉不寐及到曉鍾始
得交睫到日晏未覺妻黎明先起自想道尊章平日
琴瑟甚調情眷恒篤忽自揪驚後一此冷落必有留
情別人間我旧好也因歷着生之容色衣衫無所顔
露因偶見生之所佩布弗昔曾空〻今忽盈〻疑雲
漸遮乃偷驗裡面則果有一箇小錦弗中寀火金火
石蕙有棋子樣銀貨妻大怒列置床上要待生之睡
覺自赧居無何父厲責而入曰豚犬尚在睡裡何暇
讀了一字因開戶叱之生驚起攝衣父轉目之際已
撞見床上小弗不勝駭痛裸生而納諸繩罟之中掛

于樑上用力打下生不堪苦楚一〻吐實父一層激
怒三百曲綁折簡隣家借了一力使招金仝〻自是
豪華雖宰執學士不能坐而輒邀況一學士遣一星
而任自招來耶徒以孀女歸屬甘受凌逼刻下馳謁
父屬辯大責曰君一懷禮常聽女淫奔既不自好又
誤吾兒何也金曰擇婿之事巧丁阿戒彼此不幸已
不可既今則水流雲空兩家安逸不相干涉則已矣
何用摘人釁累高辯彰顯乎父無以應金即辭去回
澈兹以商魚湖相忘慎勿相追因飄然而去過了一
歲金冒雨來造蔡老曰疇昔牢約今胡徑庭金曰適

出郊垌忽值雷霈此間無他親知敢入貴第少避暴雨萬望見諒蔡老怡然曰吾久雨孤坐無以陶寫逢君可以閑話矣金執禮甚恭談屑娓娓正如牛毛蚕絲甚有條理而并不及蔑萼之事蔡父生平遊不越乎村學秀才終日接語惟相較眞寔如印一板及見金辯博軒偉重以謟笑獻媚乃大悅心醉金黙會其意即呼僕從曰余走得肚裏飢須將槖裡食物來僕從進佳肴珍饌金滿酌大白跪進于蔡老々々冐開口涎正欲嘗飮而陽作之金曰杯酒相屬素昧猶然況吾曹托契已久顔面已厚豈忍并坐而孤酌蔡老

語沮一飲〻輒盡危青州從事滌盡脆腸之磈磊梗
膓蕪神却被球肉之蹴破醉眼如潮襟期散朗金盡
歡而歸蔡老曰君好是一箇酒伴也頗賜枉顧金曰
今日天雨一借幸得對觴而余公務私故鎭日紛叢
安得抽身更到也蔡老送至門首乘醉入室團聚家
小盛言金公好處旋又昏寢平明乃覺頗悔昨日爲
其所賺而不可及矣金密使家人詗探生家動息一
日家人回告曰蔡家五日不爨內外僵卧景色慘沮
金乃移書于生送饋數千孔方兄生闔家欣踴亟備
饘飧而不令翁知道權托稱貸進饋于翁〻急於充

飢未暇窮詰一日二日再食無虞蔡老始恠問之生
備悉其由蔡老怒曰寧顚倒溝壑豈忍咄受無名之
物也素屬旣往旣難吐嘔且無路可償此後則愼勿
破戒生唯々於爲之頃靑蚨已乏飢餓依旧而蔡老
性本疎拙不謀產業生與毋撑東補西援下充上拖
至周歲而勢同弩末債如山積死亡迫在呼吸全又
探得這箇様子復以十斛長腰百金鵝眼爲生壽之
生豈忍見父母垂死心灼肺燃餠罄罍恥雖擔糞賃
傭何事可辭而况人以好意送助乎乃欣然迎受以
侈親廚父方病昏涔々惟貪飮食生連供滫臟數日

乃痊繼以甘旨調養之蔡老曰此物從誰辨了生又
告其狀父微笑曰金令安溈時々閔急也此後則決
勿有爰々當笞之生又領命父高臥飲食不愁桂玉
者且五六箇月及夫兩儲又罄愁惱十倍於前荏苒
苦楚者又許多日月蔡老當其晝餘蘋藻但空情事
催抑偶坐室偶百計熏心忽見一僕齎緡錢二百來
献于生乃全家所餉也生唯擬父教欲辭之父曰他
以急人之風助我祀需於情於義不可全却半完半
受允合溈中生如戒翌日全盛備食卓來饋生々又
欲却之蔡老曰既麲這物不可狼狽回送今可樂指

自後則一切防塞因相與大留香味雜錯一家咸飫
口碑如雷金態懇勸蔡老二〻一直不辭直到泥醉
許給別頭且詔生曰汝與金家閨秀本自楚越之逢
忽成秦晉之好豈無天緣。耶汝不可從為疎棄斷人存
平生今宵甚吉可一宿而還毋至留連生大喜諾〻
金再拜鳴謝亟以班騅送生于家自己則或慮蔡老
之有二三其心故為遷延日曛乃去生翌朝返回蔡
老渾不記昨日話頭乃詰問曰汝緣何早整冠帶生以
實對父悔懊愧赧不能罪責送之一任於生聽其所
為不露些圭稜而衣食祭祀皆賴于金〻又日〻載

囬來造討論衷曲蔡老早傷於貧頭須爲白及未坐
衣遊食又日共觴飮頗覺自適追念前日苦海躰膚
起乘一日金從容進言曰公子之性來余家斷礙人
眼顧從此者絕蔡老驚曰然則吾當容迎吾婦于家
裡藏蹤滅跡金曰公子年少布衣上有庭闈下有正
室决不可畜媵于家蔡老曰弟思妙策以詔愚迷金
曰我欲别築一室于貴第之旁以便晨夕往來未審
高見如何蔡老曰然則室宇無用高婢僕毋用多庚
廩無用富以守吾家寒素金曰諾乃歸鳩家材鳩建
毛舍便成一區甲第甚非蔡老志也蔡老無由奈何

時或咄舌嗟以讓金々曰第宅所以長子孫也窃觀
足下抱玉懷珠而來需於世令子賢婦當食其報豈無
高大門閭耶蔡老大喜而止宅成而落之金暮夜送
女于生家禮謁舅姑女君因住新舍三日小宴五日
大宴以娛舅姑內外僮僕盡得歡心生告其母曰阿
父阿母平生吃苦俱迫桑榆而迷息年淺學蔑難期
奉機頗令一分志養之道只在移処新舍穩享富貴
願得採納母曰我若移居則金家當謂我何生曰此
金令及側室之意而我不過俸命之鄙耳母頗有肯
意備告于蔡老々々曰卿々志氣豪邁至有贊說其

妻怒曰我自從尊舅劒水刀山未嘗一日釋慮今幸得衣食之天安居肆志汝婦之恩固大矣今又處誠邀我以養餘年有何虧傷而不爲勉從也蔡老曰卿〻自去我則當守窮廬其母乃卜日搬撤其父時〻往見則數十傔僕迎拜門首左擁右携直入別室〻即爲其父敞構以便或來住者也入堂則圖書滿架花卉委砌使令滿前應對如流入對老妻而亦如之移晷坐臥不忍捨去末乃勉强還家則破屋數間依旧蕭散忽自念曰餘生無幾不過一彈指頃何庸自苦如此亟招生曰吾將寓空舍傳食於汝還成一弊

且室家分張晩景尤難欲同處新舍以便團聚於意
云何生大喜其父乃即日移占庭無間言金以貟郭
十畝之券與生〻既無家累惟事擧子業未幾登第
功名耀世云

成小會四六詩令

古有一方伯與營將中軍通判審藥檢律及其長子
承宣次子擧子暇日遊宴方伯曰不有佳作何以言
志但一座諸賢難保篇〻能詩若以四六一句章〻
走成則甚佳〻衆曰諾方伯先吟曰桃千朶柳萬條
一年春光營將曰小官誠夫富無關花儷葉之才願

效栢梁臺七言詩各言其職務方伯許之營將曰棍十箇刑二次治盜治法長子承宣吟曰正三品從二品承旨閥望次子擧子吟曰詩三上賦二下每榜初試中軍吟曰錢十貫米五石官况至薄通判吟曰宍百結還千石催科劇務毋容吟曰米一斗肉拾斤下記筆削摠律吟曰杖一百徒三年切訟各减審藥吟曰蔓三皃棗二枚不拘時服相與大笑積成一軸有一妓進曰妾猜無詩徒飽酒肉願献一句滿座稱佳妓曰夜三板晝二次長時不厭人人絶倒極歡而罷